

戰後國際形勢

解放社編



中原新華書店印行

論戰後國際形勢

解放社編

中原新華書店印行

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

斯大林選區選舉前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主席：現在請約西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講話。（斯大林同志走上講壇時，選民們報以熱烈的大歡呼，歷時數分鐘之久。大戲院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會場中不斷高呼：『偉大的斯大林，烏啦！』『偉大的斯大林萬歲，烏啦！』『親愛的斯大林，烏啦！』）。

斯大林同志：

同志們！自從上次最高蘇維埃選舉以來，已經有八年了。這是一個富有決定性事變的時期。前四年是蘇聯人民在爲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緊張工作中渡過的。後四年包括了與德日兩侵略國進行戰爭的許多事變，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許多事變。毫無疑問，戰爭是過去這一時期底主要因素。

如果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偶然發生，或是由於某些國家要人犯了錯誤而發生的，那就不正確了，雖然錯誤確實是有過的。其實，這次戰爭是世界各種經濟和政治的力量

在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的必然產物。馬克思主義者曾屢次宣稱：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藏着總危機和軍事衝突底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底發展，並不是以安穩平衡的前進形式進行的，而是通過危機和戰爭災禍進行的。問題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通常到一定時期便要引起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均勢底猛烈破壞，而那些認為自己比較缺乏原料和銷售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家，則通常企圖運用武力來改變現狀，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以求有利於自己。結果便是資本主義世界分裂為兩個敵對營壘並互相進行戰爭。

假令各個國家能用和平協商辦法，根據它們的經濟實力比重來定期重新分配原料和銷售市場，那也許可能避免戰禍。但在現今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條件下，這是不能實現的。

這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第一次危機底結果產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第二次危機底結果產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當然不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相反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按其性質來說，是與第一次大戰根本不同的。要知道，主要的法西斯國家，即德、日、意三國，在侵犯聯盟國之前，就把自己國內最後一點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底殘餘消滅淨盡，就在自己國內建立了殘酷的恐怖制度，蹂躪了各小國底主權和自由發展原則，把

侵佔他國領土的政策宣佈爲它們自己的政策，並大聲宣稱，說它們力求統治世界，力求把法西斯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去；同時，軸心國在侵佔捷克斯拉夫和中國中部地區這一事實上，表明了它們已經準備好去實現它們要奴役一切愛好自由民族的威脅。因此，反軸心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它一開始就帶有反法西斯戰爭、解放戰爭的性質，其任務之一，便是要恢復民主自由。蘇聯之加入反軸心國的戰爭，只能是加強——並且確實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底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質。

在這個基礎上就形成了蘇美英以及其他愛好自由國家的反法西斯聯盟，而這個聯盟後來在粉碎軸心國武力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底起源和性質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大概誰都承認：這次戰爭確實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各國人民生活的一種偶然現象，它實際上已變成各國人民爲保護本身生存而進行的戰爭，正因爲這樣，所以它不能是一個轉瞬間的，閃電性的戰爭。

對於我國說來，這次戰爭是我們祖國有史以來所遭遇過的一切戰爭中最殘酷最艱鉅的一次戰爭。

但這次戰爭並不只是一件可詛咒的事情。它同時又是考驗和檢查人民所有一切力量的一個偉大學校。這次戰爭暴露了後方和前線的一切實情和事變，它把所有遮掩各個國

家、各國政府以及各個政黨真面目的種種外幕都無情撕破，使它們不戴面具，毫無粉飾，帶着它們所有的缺點和優點，公開出現在舞台上。這次戰爭可以說是對我們蘇維埃制度，對我們國家，對我們政府以及對我們共產黨舉行了一次考試，並對它們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彷彿是對我們說：看吧，這就是你們的那些人物和組織，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和行動，——請仔細地查看查看他們，並根據他們所做的事情來賞罰他們吧。

這就是這次戰爭底肯定的方面之一。

這個情況，對於我們，對於選舉人說來，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它幫助我們去迅速地和客觀地評價黨及其人物底行動，並作出正確的結論。要是在另一個時候，就得研究黨的代表人物底演說和報告，加以分析，把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兩相比較，作出總結等等。而這就須要進行一番複雜困難的工作，並且還不能担保不犯錯誤。在今天，當戰爭已經結束，而戰爭本身已經檢查了我們各個組織和領導人底工作並對這個工作作出了總結的時候，情況就不同了。現在我們要把事情分析清楚並做出正確的結論，是容易得多了。

那末，戰爭底總結是怎樣的呢？

這裏有一個主要的總結，在它的基礎上產生了其他一切總結。這個總結就在於戰爭結局是敵人失敗，而我國和我們的盟國却成了勝利者。我們是以完全戰勝敵人來結束戰

爭的，——這就是這次戰爭底主要總結。但這是一個過於一般的總結，我們不能停止在這一點上。當然，在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戰爭中打敗敵人，這就是爭得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這一切都是對的。但這畢竟是一個一般的總結，我們不能以此滿足。爲了認識我們這次勝利底偉大歷史意義，必須更具體地來考察這個問題。

那末，應當怎樣去了解我們這次戰勝敵人的勝利以及從我們內部力量底狀況和發展方面來看，這次勝利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首先，我們這次勝利意味着：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在戰爭火焰中，勝利地經住了考驗，並證明了它是有充分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在外國報章上曾不只一次斷言，說蘇維埃社會制度是一個注定要失敗的『冒險試驗』，說蘇維埃制度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根基，被非常委員會硬加在人民頭上的一間『紙房子』，說只要從外面稍微把它推一下，就足夠使這間『紙房子』倒塌粉碎。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報章上這一切毫無根據的斷語。戰爭表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從人民中間生長起來並得到人民強有力擁護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有充分生命能力和十分穩固的社會組織形式。

不僅如此，現在大家所談的已經不是蘇維埃社會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爲有

了這次戰爭底許多顯明的教訓以後，懷疑家中間已經沒有人再敢對維埃社會制度富有生命能力這點表示懷疑了。現在大家所談的，是：蘇維埃社會制度證明是比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有生命能力更穩固的社會制度，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優於任何一個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社會組織形式。

第二，我們這次勝利意味着：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蘇維埃國家制度；我們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經住了戰時的一切考驗，並證明了它是富有生命能力的。

大家知道，外國報界的一些著名人物曾經不只一次地發表這類的議論，說蘇維埃多民族國家是一個「人爲的和沒有生機的建築物」，說一旦遇到什麼嚴重情況，蘇維埃聯盟底瓦解即不可避免，說蘇維埃聯盟會遭到與奧匈帝國同樣的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說，這次戰爭推翻了外國報章上這些毫無根據的議論。戰爭表明了：蘇維埃多民族國家制度勝利地經住了考驗，它在戰爭時期更加堅強起來，並且證明是一個有充分生命能力的國家制度。這些老爺們沒有懂得，拿我們的國家來和奧匈帝國作比較，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不是在刺激民族猜忌心和民族敵對心理的資產階級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而是在蘇維埃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後者相反地，是培植我國各民族間的友好情感和兄弟合作的。

不過，有了這次戰爭教訓之後，這些老爺們已不敢再否認蘇維埃國家制度底生命能

力了。現在大家所談的已經不是蘇維埃國家制度有無生命能力的問題，因為它之富有生命能力，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現在大家所談的是：蘇維埃國家制度證明是多民族國家底模範，蘇維埃國家制度是這樣一個國家組織體系，在那裏，民族問題和各民族合作問題解決得比其他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要好些。

第三，我們這次勝利意味着：獲得了勝利的是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獲得了勝利的是我們的紅軍，紅軍英勇地經住了戰爭底一切艱難困苦，完全擊潰了我們敵人底軍隊，並成為戰爭的勝利者。（會場中有人高呼：『是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全場起立，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轉為大歡呼）。

現在無論是友人或是敵人，都承認紅軍是勝任了自己所負有的偉大任務。但在六年以前，戰爭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情況却不是這樣的。大家知道，當時外國報界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和許多公認為有權威的外國軍事專家，都屢次聲言，說紅軍底情況大大令人懷疑；說紅軍武裝得不好；沒有真正的指揮人員；說紅軍底士氣低得不成樣子；說紅軍也許適於防禦，但不適於進攻；說紅軍一遭到德軍打擊，就會像一座『泥脚的巨像』傾倒下去。這種議論不僅是在德國，並且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也是有過的。

現在我們可以說，戰爭推翻了這些毫無根據和可笑的議論。戰爭表明了：紅軍並不是什麼『泥脚的巨像』，而是具有完全現代化的武器、經驗極其豐富的指揮人員以及在

八
精神和戰鬥力方面質量很高的現代頭等軍隊。不要忘記，紅軍正就是把昨天還使西歐各國軍隊胆戰心寒的德軍完全擊潰了的那個軍隊。

應該指出，批評紅軍的『批評家』已是日益少見了。不僅如此，現時在外國報章上已經日益常見那種指明紅軍質量高，紅軍戰士和指揮員技術好，以及紅軍戰略戰術十分完善等等的言論了，這是很明白的事情。自從紅軍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拉，在庫爾斯克和別爾果洛得，在基也輔和基洛夫格拉，在明斯克和波布魯依斯克，在列寧格拉和塔林，在雅西和里沃夫，在維斯拉河與尼門河上，在多腦河與奧德河上，在維也納和柏林獲得了輝煌的勝利以後，自從所有這一切以後，不能不承認紅軍是一支可以從它那裏學到許多東西的頭等軍隊（熱烈的鼓掌）。

我們就是這樣來具體了解我國戰勝敵人的這次勝利的。
戰爭底總結，基本上就是如此。

如果以爲不必預先在全國實行積極防禦的工作，便能獲得這樣有歷史意義的勝利，那就錯誤了。如果認爲這樣一番準備工作，可以在一個很短的期間，在三四年內完成，也是同樣錯誤的。如果說我們獲得了勝利僅僅是由於我國軍隊底勇敢，那就更加錯誤了。沒有勇敢，當然不可能獲得勝利。但是，要打敗擁有大量的軍隊，有頭等的軍事裝備，有訓練良好的軍官幹部，有相當好的後勤供給的敵人，單憑勇敢是不夠的。爲要經

得起這樣一個敵人底打擊，給以回擊，然後把它完全擊敗，那麼，除了我國軍隊那種無比的勇敢以外，還要有完全現代化的而且數量足夠的武器，要有組織得很好並且也是數量充足的後勤供給。可是爲了這點，就必須具備有，並且是要在數量上充分具備有這樣一些起碼的東西，類如：供製造武器、軍裝以及企業設備用的金屬；供維持各企業和運輸工作用的燃料；供製造軍服用的棉花，供軍隊給養用的糧食。

是不是可以說，我國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經擁有了爲基本上滿足這種需要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物質資源呢？我想是可以這樣說的。爲了準備這樣一件大事，曾經須要實現發展國民經濟的三個五年計劃。而正是這三個五年計劃幫助了我們創立這些物質資源。無論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四〇年時，我國在這方面的情形，是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時好過幾倍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我國擁有什麼樣的物質資源呢？

爲了幫助你們弄清楚這點，我在這裏就得把共產黨在準備我國實行積極防禦方面所做的工作，簡略地報告一下。

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四〇年的統計，拿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的統計比較一下，我們便可看到如下的情況。

在一九一三年間，我國出產了四百二十二萬噸生鐵，四百二十三萬噸鋼，二千九百

萬噸煤，九百萬噸煤油，二千一百六十萬噸商品穀物，七十四萬噸棉花。

這就是我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擁有的物質資源。

這就是舊俄所能用來進行戰爭的經濟基礎。

至於說到一九四〇年時的情形，那末我國在這一年間，出產了生鐵一千五百萬噸，即比一九一三年約多至四倍；鋼一千八百三十萬噸，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四倍半；煤一萬萬六千六百萬噸，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五倍半；煤油三千一百萬噸，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三倍半；商品穀物三千八百三十萬噸，即比一九一三年多過一千七百萬噸，棉花二百七十萬噸，即比一九一三年多至三倍半。

這就是我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擁有的物質資源。

這就是蘇聯所能用來進行戰爭的經濟基礎。

你們可以看到，差別是很大的。

生產之這樣空前未有的增長，不能認為是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一種簡單尋常的發展。這乃是使我們祖國由落後國變成了先進國，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的一個躍進。

這個歷史的轉變是從一九二八年，即從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開始，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了的。在這個時期以前，我們必須恢復遭受破壞的工業，醫治我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而受到的創傷。如果還注意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四年以內完

成，而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工作在第四年度時，却被戰爭打斷了的這種情形，那麼實際的結果是：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所花費的時間，總共不過十三年左右。

不能不承認，十三年的時間，對於實現這樣的一件偉大事業，實在是一個令人難於置信的非常短促的期限。

這正說明，爲什麼這些數目字底公佈，在當時會引起外國報章上議論紛紛。我們的友人以爲發生了『奇蹟』。對我們懷有惡意的人則揚言五年計劃是『波爾什維克的宣傳』和『非常委員會底把戲』。但由於奇蹟在世界上並不存在，而非非常委員會又不是那樣神通廣大，竟能把社會發展底規律取消，所以國外的『社會輿論』，也就只好與事實妥協了。

共產黨是運用什麼政策做到了保證我國在這樣一個短促時期內創立這些物質資源呢？

首先就是運用了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政策。

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是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方面開始的。由於輕工業需要較少的投資，資本週轉得快些，而獲得利潤又較重工業容易些，所以在那裏輕工業便成爲工業化底首先的對象。只有經過一個長時期，在這期間，輕工業積蓄着利潤，並將利潤集中在銀行裏，只有在

這以後，才會輪到重工業並開始把積蓄起來的資本逐漸轉移到重工業中去，以便給重工業建立發展的條件。但這是一個需要數十年時間的長久的過程，在這個期間，只好坐待輕工業發展起來，在沒有重工業的情況下混過去。很明白，共產黨是不走這條道路的。黨知道戰爭日益逼近，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保衛國家，必須趕快着手發展重工業，在這件事上拖延了，那就等於失敗。黨記住了列寧底話：沒有重工業，便不可能保持國家底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因此，我國共產黨拒絕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來開始實行國家工業化。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不是不可以做到的事情。在這方面，工業和銀行國有制大大幫助了我們，使我們能夠迅速聚集資金，並將資金轉用到重工業方面去。

毫無疑義，非此便不可能在這樣一個短期間內把我國變成爲工業國。

第二，就是運用了農業集體化政策。

爲要消滅我國農業方面的落後情形，並供給國家以更多的商品穀物和棉花等等，就必須由細小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農業，因爲只有大規模的農業才能採用新的技術，利用農學上的一切成就，並更多地供給商品農產物。但大規模的農業有兩種：資本主義的農業和集體化的農業。共產黨不能採取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不僅是由於從原則上考慮的緣故，而且是因爲資本主義的道路需要有一個過分長久的發展時期，並且預先就

要使農民破產，使他們變成僱農。因此，共產黨便採取了農業集體化底道路，採取了把各個農戶聯合爲集體農莊，藉以擴大農業規模的道路。集體化底方法證明是最進步的方法，這不僅因爲它並不要農民破產，而特別是因爲它使我們能於幾年以內便在全國佈滿了能夠採用新技術，利用一切農學成就，供給國家更多商品農產物的巨大的集體農莊。毫無疑義，如果沒有集體化政策，那我們便不能在這樣一個短期間內消滅我國農業歷來的落後情形。

不能說，黨的政策就沒有遇到抵抗。不但是那些始終厭棄一切新的事物的落後份子，而且就是我們黨內的許多著名的黨員，也曾一貫把黨拉往後退，極力設法將它拉到『通常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上去。托洛茨基份子和右傾份子所幹的一切反黨勾當，他們對我國政府各種設施實行怠工的全部『工作』，是爲了一個目的：破壞黨的政策並阻礙工業化和集體化的事業。但是黨既沒有爲一些人的威脅所動，也沒有爲另一些人的嚙泣所動，而是有把握地，不顧一切地向前邁進。黨底成績就在於它沒有去附和落後份子，不害怕違反潮流，並始終給自己保持着領導力量底地位。毫無疑義，共產黨如果沒有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便不能堅持住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

共產黨是否做到了正確地利用這樣創立起來的物質資源，來擴展軍事生產並供給紅軍必需武裝呢？

我認爲它做到了這點，並且做得極有成效。

如果把因工業東遷阻礙了軍事生產展開的戰爭第一年除開不算，那末黨在戰爭其餘三年中達到了這樣的成績，使它不僅能夠供給前線以充足的大砲、機槍、步槍、飛機、坦克和彈藥，而且能夠有所積蓄。同時大家知道，我們的武器在質量上，不僅不亞於德國武器，而且一般說來，甚至勝過了它。

大家知道，我們的坦克製造業在戰爭底後三年期間，每年平均出產了三萬輛以上的坦克，自行砲和裝甲車（熱烈的鼓掌）。

大家還知道，我們的飛機製造業在同一時期，每年出產了達四萬架的飛機（熱烈的鼓掌）。

大家也知道，我們的大砲製造業在同一時期，每年出產了達十二萬尊所有各種不同口徑的大砲（熱烈的鼓掌），達四十五萬挺的輕重機槍（熱烈的鼓掌），三百萬枝以上的步槍（熱烈的鼓掌），以及約二百萬枝的自動步槍（鼓掌）。

最後，大家知道，我們的迫擊砲製造業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時期，每年平均出產了達十萬尊的迫擊砲（熱烈的鼓掌）。

自然，我們同時又出產了相當數量的砲彈，各種雷彈，飛機炸彈，以及步槍和機槍子彈。

大家知道，例如，單是在一九四四年內就出產了二萬四千萬顆以上的砲彈、炸彈和雷彈（鼓掌），七十四萬萬發子彈（熱烈的鼓掌）。

大體說來，紅軍武器和彈藥方面的供給情形，就是如此。

可見，這種情形是與我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供給情形大不相同，那時前線經常感到大砲和砲彈缺乏，軍隊作戰沒有坦克和飛機，那時每三個兵士只發一枝步槍。

至於說到紅軍底糧食和服裝供給，那末誰都知道，前線在這一方面不僅沒有感受到任何缺乏，甚至還擁有必要的儲藏。

我國共產黨在戰前和戰時的工作情形，便是如此。

現在我簡單談談共產黨在最近將來的工作計劃。大家知道，這些計劃已載明在最近期間就要批准的新的五年計劃中。新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恢復我國遭受戰災的區域，恢復工業和農業底戰前水平，然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超過這個水平。且不說在最近期間就要廢除配給制。（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要特別注意到擴大日用品底生產，注意到用次第減低所有一切物品價格的辦法提高勞動者底生活水平（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並注意到廣泛地建設各種科學研究院（鼓掌），使科學得以展開自己的力量（熱烈的鼓掌）。